

苏辛群

逝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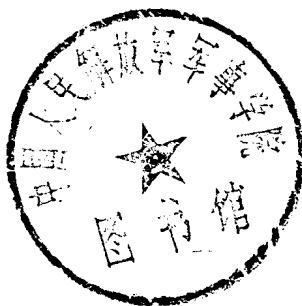




2 040 9062 4

追 求

苏 辛 群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故事。

一座平静的小院起了风波。为共和国的诞生冲杀过来的无畏老战士，如今成了专政的对象；被政治旋风卷上来的投机者，主宰着人们的命运。青年一代，从腥风血雨中，由狂热走向怀疑，学会深思；他们也从“强者”向黑暗的搏斗中，得到力量，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封面设计：孙 凤 娣

追 求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9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插页 2

198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1 年 9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99,000

书号 10019·3182

定价 0.70 元

目 次

第一章	山雨欲来.....	1
第二章	工地上的风沙.....	24
第三章	侄儿和姑妈.....	46
第四章	风云突变.....	68
第五章	副部长归来.....	93
第六章	消逝了的琴音.....	110
第七章	雾茫茫.....	132
第八章	清秋孤月.....	150
第九章	夜半灯光.....	171
第十章	最后的旋律.....	186
第十一章	在大风大浪中成长.....	201
第十二章	“黑窝”里的秘密.....	212
第十三章	心如焚.....	228
第十四章	柳暗花明.....	250
第十五章	玩火者的胜利.....	270
第十六章	向昨天告别.....	289
第十七章	为了祖国的明天.....	306

第一章 山雨欲来

一九六六年暮春的一个黎明，一辆标有“京华音乐学院”字样的天蓝色中型面包车，穿过宽阔的东西长安街，径直向西飞快地驶去。越过五棵松以后，车速逐渐减慢。

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姑娘从车窗探出头来，东张西望，寻找着目的地。温暖的微风吹拂着她烫成大波浪型的长发，空气中传来清新的松柏树的香气，使她心旷神怡。

眼前不远处，在一片绿油油的田野上，出现一个工地。一排正在施工的多层厂房建筑物，被林立的钢筋和脚手架簇拥着，在朝霞的辉映下，染得绯红，显出一派雄伟的景象。

面包车顺着一条来往着卡车的弯曲土路，爬着慢坡驶进工地，在一排工棚的第一个窗口前刹住。工棚屋檐下，一条黄纸红字的横幅标语映入人们的眼帘：“热烈欢迎四姊妹演出组来工地体验生活和创作演出！”

烫发的姑娘穿着一身整洁的深灰色劳动服，挎着一个咖啡色的方塑料包跳下车来，正在和传达室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师傅搭话，忽听半空中传来一阵爽朗热情的喊声：

“唐——小——莺！你们来啦？我这就来……”

烫发的姑娘心中一喜，她仰起头，顺着高架高的塔式

起重机寻找声音的来源，终于在十几米高的玻璃小屋里瞧见了喊她的人，那是在工地实习的女大学生周瑞琼。

“瑞琼姐，你可真行！哎呀，小心点下，我瞧着都眼晕呢！”

唐小莺瞧着周瑞琼那修长匀称而矫健的身材敏捷地顺着铁塔往下爬，提心吊胆地嚷着，那声调好似琴键上发出的最清脆的乐音一般。

“摔不下来，你放心吧！”周瑞琼不在乎地说，又在铁塔上扭转身来一本正经地打了个举手礼：“我代表我们工地的全体职工和实习生，向四姊妹演出组表示热烈欢迎和崇高的敬意！”

“哎呀瑞琼姐，你啥时候学会耍贫嘴的？该死！”

瑞琼脚刚沾地，就见女伴燕子似地飞过来，一把抓住她的双手，把上半身向后一仰，就象跳双人舞似地旋转了一圈，咯咯地笑起来。瑞琼也笑脸盈盈地说：“没想到你们这些音乐家的动作这么快，欢迎的队伍还没开出来呢！”

“什么音乐家不音乐家的，”小莺轻轻给了她一拳，“敢情你在那么高的炮楼上侦察我们哪？嘻嘻！”

“那不是炮楼，是水晶宫。赶明儿个，我带你爬上去开开眼，让你也居高临下欣赏一下这北京城早晨的美丽……”

“我的妈呀，我可不敢！”小莺又抬头看了看那高大的塔吊，浑身打了个冷战。

周瑞琼穿着一身蓝色的很合身的劳动服，看上去比唐小莺大三、四岁。两个姑娘的神态尽管都洋溢着青春的魅力，焕发着健康的愉悦和幸福，瑞琼那风吹日晒的红扑扑的

肤色，那善良开朗而又沉稳的眼神，却和她女伴那清秀、白皙而娇嫩的面容，那纤柔、温顺的声音，形成了一个对照。此刻瑞琼仔细察看了一下女伴那熟悉的脸膛，注意到时常暗含在那眉梢嘴角间的一种淡淡的哀愁，今儿消匿了，这使她很是高兴。

当瑞琼把女伴介绍给传达田师傅之后，田师傅问道：“她是你妹妹？”

“咳咳，也是，也不是……”瑞琼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更贴切。

“是跳芭蕾舞的？”

两个姑娘都笑了。

“她呀，不用脚尖儿转，光用手指尖儿弹！——这是我们鼎鼎大名的女钢琴诗人！”

说到这里，瑞琼忽然想起地问女伴：“哎呀，咱工地可没钢琴，回头演出时你咋办？”

田师傅马上接过话茬说：“嗨！咱工地没那玩艺儿，卡车、吊车可有的是，活人还能叫尿憋死？”

小莺噗哧一笑，脸上泛起一层红晕。

什么人从背后突然用双手捂住瑞琼的眼睛，片刻之后故意发出一种浓重的声音：“我们多才多艺的未来的女建筑师，猜我是谁？”

“说的多恶心，羞死人。准是方小薇！你再怎么学男低音，我也听得出你这个女高音。”

瑞琼喧笑着挣脱开方小薇的手，抵抵她那浓密而细软

的短发，喊道：“上车吧，咱们开进去！”

话音刚落，只见从一个建筑物后边闪出欢迎的大队人马，锣鼓敲得震天响，迎面走过来。

这个工地，是京华音乐学院一九六五年文艺整风之后新开辟的深入生活并为工农兵进行实习演出的一个据点，一年来，学院已经来过两批师生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四姊妹演出组”由于有出国演出任务，原本是计划秋后再下工地来，谁知，新的出国任务不知为啥被取消了，加上瑞琼又擗掇在这个工地蹲过点的基本建设工程部的副部长、小莺的父亲，要他敦促音乐学院早点来，四姊妹演出组居然提前下来了。

破天荒第一遭，工地收工之后，今儿反倒更热闹起来了。工程队的全体职工，还有附近几个工厂、机关的人也闻讯赶来，坐在建筑物中间的一个大空场，熙熙攘攘地等待着音乐演出。喜欢音乐的年轻人大都挤在前半场席地而坐，有些人不听招呼，坐到了脚手架上，居高临下，洋洋自得；有些人对于音乐尽管不太感兴趣，也兴高采烈地来了，为的是亲眼看看京华音乐学院研究班这四位有才华的女研究生，特别是已在国内外知名的唐小莺和方小薇，探讨一下她们取得那么高成就的奥秘。

瑞琼是受命负责接待工作的，她带领几位实习生忙碌了大半天，这会儿还在场内外紧着张罗。

工程队宋队长致欢迎词以后，演出就在热烈的掌声中

开始了。

幽美、细腻、明亮的诗一般的旋律，从一双纤细、轻柔的手中流泻出来，缓缓地飘洒到人们的心头，仿佛在尽情地倾诉着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把一颗颗心灵引进那令人神往的春江花月夜——这是一个姑娘的二胡独奏。

瑞琼坐在临时搭起的舞台旁的一个角落，面朝听众，瞧瞧远远近近那一张张宁静、愉悦的脸颊，心中感到很满意。过了一会儿，她自己的思绪也随着琴音飘荡到遥远的地方去了。忽然，在不远处有人大声的讲话打断了她的思绪。

“演几个节目了？这是第几个？钢琴独奏过去了吗？啊？”

讲话的是个二十五、六岁的男同志，戴着烟色鸭舌帽和紫色方框眼镜。瑞琼认得他，他叫夏震宇，是基本建设工程部的行政人员，跟小莺她们那个同院的局长有点亲戚关系，时常去串门儿。可他干么那么慌里慌张地往里挤呢？

“嘘！”周围的人瞪了他一眼，他好象不在乎。

二胡的琴音被琵琶独奏的乐音代替了。啊，是《浏阳河》那明快、深情的旋律。那时紧时慢的节奏在人们的心头萦绕着。从那一对对含着微笑的眼神，不难看出它在人们心里掀起了一种真挚的、崇高的情趣。

瑞琼看到夏震宇终于挤到站着的听众的最前排。他不停地东张西望，好象对这优美的乐曲声并不感兴趣，莫非他是在找什么人？两旁的人厌烦地瞥瞥他，他还是无所谓。是

呵，这个人总是那么大模大样，在什么场合都不怯场，见到什么陌生人都自来熟。一年前，当她在唐家初次见到他时，就留下了这种印象。他那次讲的话，她如今还记忆犹新：“瑞琮同志是学建筑的？好极了！认识您很高兴，您得给我们上一课。建筑是一门创造空间的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我多少做了一点点研究。搞建筑设计需要极为丰富的想象力，这中间最关重要的是创造、独创，或者叫独辟蹊径，或者干脆叫做标新立异也行，循规蹈矩、因循守旧是不能成功的。我说的对吗？瑞琮同志？”她不习惯于他那种声调，不习惯于他在讲话时挥动手臂、用眼睛盯着对方的神态，尤其腻烦他在言谈中使用得过多的“我”字。

安静的听众忽然骚动起来。原来，报幕的女同学刚刚报过女高音方小薇独唱歌剧《白毛女》选段。“北风那个吹，雪花儿那个飘……”歌声字字清晰，声声传情，沁人心扉。一张张晒黑了的健壮的脸庞，莫不沉浸在表演者那声音的年轻感和明亮、纯净的音色美里。

“咄咄！难怪是出过国的，真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女高音媲美！”一个小伙子禁不住赞叹道。

“唱得倒也不赖，可要没有那钢琴伴奏，就难说了！”夏震宇接过话茬说。

这独唱节目，是小莺伴奏的。瑞琮注意到，夏震宇不时地微笑一下或者晃动一下，好象很希望台上的人能够注意到他似的。小莺目不转睛地瞅着乐谱，一眼也不看台下。

他向舞台两侧张望起来了，瑞琮正想躲开他的视线，两

人的眼光却忽然相遇了，只见夏震宇象发现了什么似地退出人群不见了。

方小薇在热烈的掌声中，又唱起一支苏丹民歌《您好》。

忽然，有人从背后喊了一声“瑞琼”，她听出这是夏震宇的声音。

“找我？请你小点声，人家在演唱……”她莫名其妙地低声问道，同时起身退出去。

“小莺的独奏是啥曲子？请你快告诉她千万别再弹外国古典的了，就说我紧急建议她改弹《东方红》或者《国际歌》，就说我……”

“为什么？”瑞琼瞧着他那矜持而又紧张的样子，不得要领。

他弓着腰，把头凑进她耳边挥动着一只手说：“你们还不知道？我告诉你，‘军报’今天发了一篇社论，说大、洋、古的文艺作品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是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非同小可哩！”

她躲开夏震宇那卖弄的神情和盯着人看的眼光，眼睛一直望着别处。听了这几句话，她把那饱满好胜的下唇稍稍一撇，无动于衷地说：

“社论就社论呗！怎么啦？”

“哎呀，那可是根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写的，听说林彪同志还要批转全国呢！”

“批转全国”这四个字，顿时象一瓢冷水浇头，使她打了个寒战。她用疑惑的眼光盯住他问：

“你怎么知道的？这不可能吧？”

她知道夏震宇既不是个党员也不是个负责干部，所以并不相信他，可又忽然记起小莺给他起过的绰号“消息灵通人士”来，又不敢断定这话一点不着边际，于是一团疑云涌上眉头。

“哎呀，不管可能不可能，还是换个曲子保险！”

瑞琼正在进退维谷的当儿，突然爆发的掌声冲进耳鼓，这次演出压轴的节目——唐小莺的钢琴独奏开始了。贝多芬奏鸣曲那高亢激越、悦耳动听的乐段，时而象汹涌澎湃的海潮飞涌过来，时而象一道清澈的河流划破长空，在人们的头上回荡不已。

“唉，糟糕！”夏震宇长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当儿，忽见一个穿夹克的小伙子从左前方站着的人群后边挤进来，挥舞着右臂喊道：

“别演奏了！全是他妈大、洋、古，谁让你们到工地放毒来了？！”

这一声喊叫把小莺吓得心里扑咚扑咚直跳，琴键上的双手马上垂落下来。

那个小伙子还在喊：“音乐学院就是不突出政治，纯粹是裴多菲俱乐部……”

瑞琼诧异地望望喊话的小伙子，又瞧瞧小莺，一眼便看出重又泛起在她眉梢嘴角间的淡淡的哀愁，不，此刻已经是浓重的愁云了。

这时听众席上已经掀起轩然大波，所有的人都把脑袋

扭过去，对那个小伙子怒目而视，嘘声四起，不少人都站起身，有的吼着，有的骂着：

“你捣什么乱？你不听你滚好了！”

“你小子才叫放毒！这叫世界名曲，你不懂回家问问你妈去！”

“演出组这是给工农兵服务，你想破坏呀？站出来！”

“《浏阳河》是歌颂毛主席的，是大、洋、古吗？”

“他连哆、咪、骚都找不着，还胡抡呢！让他上台弹两下子……”

在乱哄哄的喊叫声中，夹杂着一阵戏谑声。直到这时，瑞琼才象一块石头落了地，朝着夏震宇瞥了一眼，噗哧一声笑了。

穿夹克的小伙子一看势头不妙，缩回头去一转身便消失了。

“继续演奏！”瑞琼冲着台上高声说。

小莺心有余悸地坐好，重新抬起双手落到琴键上，可是她已经心乱如麻，手指发颤，紊乱的琴音骤然雷鸣般地震撼一切，却又戛然停息，她站起身鞠了一躬，朝听众作了一个抱歉的表情，再也弹不下去了，眼眶里闪着泪花。

“那个小伙子是什么人，青工？”演出不欢而散之后，夏震宇问瑞琼，“我就担心出事儿，这闹得多败兴。你瞧，那个小伙子准有来头！”

“他叫凌泓，是我们一个同学，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儿，专爱出风头、找碴儿、抬个杠啥的……”瑞琼带着一丝惨淡的

笑意，随口唠叨着，心中却在为这次演出的不欢而散十分懊恼。

“请你还是告诉小莺，以后要弹只能弹《东方红》、《国际歌》什么的，可别再……”夏震宇说罢扭头走出几步，随后又转回来，把一封信塞给她，殷勤地微笑着说：“差点忘了，今儿早起我到小莺家找她没找着，她妈叫把这封信捎给你。”

夏震宇离开后，瑞琼迫不及待地拆开了信封：

小琼：

你已经知道，妈妈的长篇小说《地平线》出版之后，在广大工农兵中引起了多么热烈的反响。我每天读着那些发自祖国各地的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心头是多么欣慰和兴奋，简直无法抑制激动的热泪。我给人民的是那样少，人民却给了我这样多，怎能不叫人激动呢！

妈妈已经进入晚年了，迟早是要去见马克思的。回忆既往的峥嵘岁月，我虽未虚度年华，却大有一事无成之感，一想起来就痛感有愧于党和人民。迄今虽已体弱多病，却自觉潜力尚未挖尽。我对党和人民一无所求，只希望能够让我实现我的心愿——给下一辈人尽可能多留下几部书，让人们读了它而笑而哭、而爱而憎，点燃起心头的火把，为人类最美好的事业共产主义高歌猛进。生活是多么美好，战斗是多么幸福，革命者一生的全部意义究竟在哪里？——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

有个小情况不妨告诉你一声。昨天，一位文艺界的老同志从北京来，他听说有人主张对《地平线》展开批判，要我做点思想准备。消息未见可靠，我不相信，且不去管它。

小琼，妈身体蛮可以，不要惦记。你一定要听党和毛主席的

号令，无论将来遇到多么大的风浪，也要坚定不移地做一只海燕哪！不要忘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否则妈妈是要难过的。

妈妈

瑞琼把从嘉陵江畔寄来的信紧贴在胸口，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意。蓦地，母亲那慈祥而威严的容颜浮现在眼前。啊，亲爱的妈妈，您都白发飘飘了，身体又那么文弱多病，还那么孜孜不倦地写作，如饥似渴地热爱生活，在广大读者的心田播撒革命的火种，您知道女儿是多么引以为骄傲！您无论多么忙，也总不忘记及时给远离身边的女儿以谆谆教诲，给女儿这颗红热的心添上一把火，您可以放心，女儿是绝不会辜负她唯一的亲人的期望的……

她默默地自言自语着，一眨眼，妈妈信中那句话“有人主张对《地平线》展开批判”重又闪进心扉，她的心就好象涌着细浪的静静的嘉陵江水忽然腾起一股恼人的波涛一般，不由得沉吟起来。

经过几分钟的思索，她很快便摇了摇头，自己对自己说：“不可能的事儿！一部歌颂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歌颂新中国诞生、歌颂党和人民的书，你批什么呢？”停了片刻，她又舒了一口气说：“也许有人闲着没事干，要在鸡蛋里找骨头，那就找好了！反正书在那儿，白纸印黑字。”她挥了挥手，把信收在兜里，脸上挂起自信的微笑，一个人向工棚走去。

谁知她心情的宁静很快又被那嘉陵江水的波涛给冲散

了，不，那波涛越起越猛，卷着刺耳的噪音不断向她袭来：“‘二月汇报提纲’是一面黑旗！”“批判‘三家村’、‘阎王殿’！”“电影《北国江南》、《逆风千里》是毒草！”“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一连串的声音一股脑儿灌进耳鼓，终于使她那欣慰、宁静的心情被一种迷迷蒙蒙的不祥的预感搅得惶惑不安了。于是，她的眼眶忽然潮湿起来，可是她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吐出了三个字：“不可能！”

周瑞琼是学建筑设计。她在大学学完五年建筑专业课，正在进行施工实习，准备写毕业论文。如今，她在工地上已经摔打了一冬一春。

少年时代，她很喜欢诗和画，母亲曾经期望她向文学或美术方面发展，她自己也憧憬过用诗情画意去讴歌祖国的锦绣江山，去美化人民的斗争生活。可是，上高中时，由于她时常到建筑工地去写生，家里也时常有父亲生前在建筑行业交下的老工人、老工程师朋友来看望母亲，不知不觉间她的志向起了变化。

有一天，母亲问起女儿，心中未免为女儿丢弃她所擅长的诗画而惋惜，却并没有想到女儿是这样回答的：

“妈，我爱上了搭积木的艺术，用起重机搭。不，用它那铁臂在大地上写诗画画不是更美吗？来到一个地方，平地起高楼，给人们留下用自己的汗水搭建的厂房、商店、校舍、机关和住宅，让人们在舒适的环境里劳动、工作、学习、生活。然后又来到一个地方，又是平地起高楼……。我觉得

建筑工人和建筑师的心灵是很美的，他们终年转战南北，浴风沐雨，把一幢幢建筑物树立到大地上，却没有一幢是为了他们自己住用……”

听了女儿这番发自内心的话，母亲的眼睛顿时射出了喜悦的光辉，心中那惋惜的情绪已经烟消云散，她热诚地支持了女儿的新志向，末了只叮嘱了一句：“一个革命者，无论干哪一行，都不要忘记，要一砖一瓦地把自己心灵上的共产主义宏伟大厦尽早地盖起来。”

瑞琼是四川人。父亲是位烈士，解放前夕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十七、八年来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在解放大西南时以记者身分随军南下，留在重庆做文化宣传工作，近几年则专业搞创作，是位很有贡献的女作家。自从考上大学，女儿便离开了母亲，来到母女多年向往的首都北京。母亲怕女儿远离家乡只身在外感到孤独，她请在北京工作的老战友唐英楠和梁彤夫妇俩关照着女儿。唐英楠夫妇和瑞琼的父母，解放前曾一起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做过许多年党的秘密工作，他们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正是在白色恐怖之下结成的，那时，瑞琼的母亲虽然幸免于被捕，父亲却被杀害，而唐英楠夫妇也被关进了死牢，一直到上海解放。不仅老一辈战友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的女儿小莺和瑞琼又从小就是知心朋友，因此，瑞琼在节假日时常要到唐伯伯、梁姨家去玩儿，她也常给人说那就是她“北京的家”。

一些日子以来，她北京的家几乎唱了“空城计”：唐伯伯